

银手镯

□周思莹

我有一只银手镯，很普通。

曾刷到过一视频，上面说每一个女孩子在出生的时候都应该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银手镯，它代表着父母对孩子最真挚的祝福，评论下是一个又一个款式新颖的手镯。我下意识地看了一眼我的手腕，上面孤零零的，什么都没有。

我本不迷信，可在那一瞬间，心里却淡淡涌上了一股失落，这失落微不可查，只转瞬间便不见了踪影。我随手点了一个赞，就把视频一划而过了，可心却没有。这世上有一个很奇怪定律，当你了解或者认识一个事物之后，你会开始发现它随处可见。说来也巧，我竟又一次刷到了一个类似的视频。视频里的女孩，跟我差不多大。视频中，她在笑，在不经意间露出了一个很好看的手镯。我确信我平常是很少关注这些小细节，可就在那一瞬间，我真真切切看到了那只镯子。它遥不可及，却又似乎近在眼前。

又过了几个月，是某天下午，我同朋友一同出去时，竟诧异地发现她的右手腕上戴着一个精致的银手镯。

“真的假的？”我问她。

“真的。”

“平常怎么没见你戴过？”

“老师不让呗！”

“是你父母送的？”

“当然，不是父母还能有谁？”

我欲再问些什么，她却笑了起来，“你怎么跟没见过似的，这不是每个女孩子都有的吗？”我撇起嘴回道：“我，我只是没见班里同学戴过而已”。

“谁跟你说班里同学没有啊，咱们班大部分女生都有呢。”我试探性地问：“大家都有？”

“大家都有！”

我突然有些说不出话来。

她似乎察觉到了什么，“怎么，难道你没有？”

“我当然有！”我音调突然拔高，引得路上的人瞧了我几眼，又弱了下来。“我只是不怎么习惯手上戴东西。”

“那你戴出来让我瞧瞧。”

我死鸭子嘴硬，说道：“这有什么不能的，我跟你讲，我那镯子好看得很，上面还有……”我胡说八道了一番，将那从未存在的镯子吹得漂亮又精致。

可我从未拥有过一只银手镯。

我心里竟不由萌生出一丝自卑来。

回家的路上，我无数次思考，去哪能找出一个手镯来向她显摆。买个假的？这是不成的，何况也没有卖的地方。就算真有，不放在一起还好，若是放在一起，岂不是一下就衬出了假来？买个真的？又没必要，空心的也成，只要沾点银就行。只沾些银，或许是不会很贵的。我可以用自己偷偷积攒下的零花钱来买。

可是会不会很贵呢？我并不清楚银手镯的价钱，但我想，那可是银呐，我除了妈妈手上那一对银镯子，还从未在家里见过别的同银相关的物件，于是，渐行渐慢。

就在这时，我抬头看到了一家金店。在那一瞬间，我心底的渴望达到了巅峰，我清楚地意识到，自己想拥有一只银镯子。

心底的渴望盖过了一切，在平常连看也不敢多看一眼的金店也一鼓作气便踏了进去。可在我双脚站在金店的大理石上时，那颗因紧张而剧烈跳动的心，竟突然变得平静了下来。店里很安静，我紧紧地攥着手，心中的恐慌一胜再胜，因为在我眼里，我买不起这里任何一样东西。店里的灯光打在我身上，让人无处遁形。在服务员热情的眼神中，甚至看到了不存在的“鄙视”。那一瞬间，我像是被站在聚光灯下的丑小鸭，只有扑面而来的羞涩。

服务员问需要些什么？我说不出话来，只徒劳无功地张了张嘴，竟吐不出一个音节，仿佛过去了整个世纪。我尽我的一切可能压住因恐慌而颤抖的音调。开口那一瞬间，我的精神和肉体仿佛是分离了。就像是一个陌生人，以第三人称视角，看着那个女孩站在那里，轻轻地问道：“我想看看银手镯，可以吗？”

说完那句话，我像是全身力气被抽空了，被柜姐招呼到银手镯的柜台前，我木然地站

在那里，像木偶一样。我一眼就看上了，放在角落里的一只银手镯，但只是看了一眼就赶忙移开视线。过了好一会儿，我偷偷用眼角余光去瞄那个价格，325元。

我惊了一下，售货员似乎看出了我的目光，也看出了我的喜爱，她将手镯从那堵厚厚的玻璃后拿了出来。告诉我有折扣，不是这个价格，是290元。我紧紧盯着它，不吭声，只看着它，仿佛在看我自己，相比于其他同类而言，它已经是算便宜的了。

售货员在继续热情地推销着它，但我一直没说话。290元，对我来说并不难，我有自己的零花钱，父母也从未亏待过我，可以轻松买下它。但是我犹豫了，但也不知道为什么要犹豫。当售货员再次询问是否购买的时候，我竟有些惶恐，只留下一句“回去和妈妈商量一下”，便落荒而逃。可是我为什么要以一种逃的姿态离开店里呢？我不知道。

“逃出”金店后，我为自己心底的攀比与虚荣而羞耻。我一遍又一遍地质问着自己，怎么可以攀比呢？

回家后，我沉寂了好几天，我思考我到底有没有这个必要去买它，它对我来说又有什么用呢？用它来去满足我的虚荣心吗，我又一次回想到了我曾看过的视频。

那也是一个晴朗的天气，是好几天后的一个下午，母亲在做饭。我鼓足了勇气，却又轻描淡写地说：“妈，我看上了一只银手镯，290块钱。”说出来的那一刻，我重重松了一口气，像是放下了一个沉重的担子。

“想买就买，”母亲淡淡地说，“这并不是什么大事。爱美之心人人皆有嘛。”又停下切菜的手，转头看着我。

我吐了吐舌头，心里突然有点开心，但跟我即将拥有一个银手镯，并没有太大的联系。

“那，我去扫地了。”

而我心里那忧郁的一角，也似乎在那刻被轻松抹平了。吃过午饭后，我从抽屉里取出300块钱，心情平静地走进了店里，带走了那只银手镯。晚上，我戴着镯子站在镜子面前，左看右看，并没有什么不同，可是我却觉得似乎有什么东西变了。

右玉，我来了

□吴光德

(一)

当我的双脚
踏在这片深厚的土地
我轻轻呼唤你的名字
右玉，我来了

我的耳畔
传来历史深处风沙的回响
西口古道的驼铃依然深远悠长

黄沙滚滚，
淹没三丈城墙
生命的悲怆，让我泪洒脸庞

一首“走西口”
百年流传，千古绝唱

(二)

这里，流淌着英雄的血
和生命的渴望
这里，凝聚着强者的魂
和先民的胆魄

黄沙可以淹没古堡
淹没城墙
淹没西口古道的凄凉
但始终淹没不了
生者的豪迈和坚挺的脊梁
一代代西口人，敢与天斗
敢与风沙拼搏

(三)

有一种传承，叫信仰
有一种接力，叫理想
有一群人，叫人民公仆
大半个世纪的前仆后继
七十年来，风沙无阻的县委书记
从一把锹、一个坑、一株杨、一瓢水
栽下希望，传递梦想

初战黄沙洼，英雄落泪
二战黄沙洼，壮士断臂
三战黄沙洼
天地惊，鬼神泣

右玉人，右玉魂
敢让日月换新天
怒把黄沙变绿颜
塞北小江南
春色满人间

(四)

我听说过愚公移山
我听说过精卫填海
我听说过农业学大寨
我听说过天路锡崖沟
如今，有一种精神
叫右玉

(五)

我终于来了

在迟到了半个世纪的今天
我来了

面对如涛的苍松
面对如海的绿波
浩瀚天宇
我背负苍茫

此处无声
唯有诗千行

故乡老院

□穆金梅

故居石院泛新苔，老杏东南祖辈栽。
难忘童年频上树，虬枝外盼子孙来。

随吟

□武映梅

心有阳光不长苔，鲜花绿树任由栽。
更凭韵养诗浇灌，旖旎风情尽日来。

菩萨蛮·杀虎口

□王爱芬

雄关要隘堪奇绝，千年古道
沧桑阅。边塞远驼铃，但闻鸣笛
声。烽烟成故事，徒若悲凉意。
骚客说风云，清音留几痕。

白鹭蒿草

□何愿斌

白露也逝，寒露又至，看看日历，恰好都是八号。九月转至十月，白露转向寒露，再过些时日就有霜雪冰冻了。节气如斯，那么白鹭和蒿草呢？

蒿草突变得太快。那些淡淡的黄白花絮，在露水中迅速凋谢，萎缩成籽粒，又分散作飞蓬，或随风飘零，或半路而坠、落地寻根。一棵蒿草不能把握自己的种子，一粒草籽不能掌控秋风里的命运，只有待到冰雪消融、春花盛开，蒿草种子的谜底才会揭开。

唐诗里，诗仙李白起初是抗拒蒿草的。而立之年，风华正茂，他意气风发地写下：“羞入原宪室，荒淫隐蓬蒿。”知命之年，上皇召见，他豪迈地吟唱：“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但是蒿草从不拒绝诗仙，它山野的一角，不时与诗人相遇，宽容他的鲁莽与过失。兜来兜去的李白最终认识到：“归来无产业，身世如转蓬。”到晚年，他心目中的大鵬更像一只凌风孤飞的白鹭，“白鹭下秋水，孤飞如

坠霜。心闲且未去，独立沙洲旁。”

白鹭是群居的，而它的日常总是孤清。黎明出行，远离松林，白鹭默默地降落在一块浅浅水域，像一只闪闪发亮的白瓷。一个时辰下来，你几乎看不到它的移动，我找不到比白鹭更全神贯注的飞禽。它的静寂里又分明蓄满了力量，白鹭像一个既沉默又有爆发力的诗人。在漫长的一日时光里，白鹭的出击不过是两三个瞬间，刹那如闪电，鱼儿入脖后，它又安静了，像一片皓雪，莹莹一白。

与白鹭相伴的蒿草，似影子般凌乱地存在。它敏感、多疑，不放过每一次漂移的时机。它没有翅膀，却同样能够扎根远方。蒿草总是多于白鹭，这期间又蕴藏着怎样的秘密呢？

深秋的骄阳抛入晴空，大地重回小阳春般的温暖。露水行将消失，白鹭稍作停留，蒿草将飞得更远。我将它们收拢在一起的时刻也是短暂的，像诗人的灵光乍现，像鹭影掠过寒潭，又慢慢消失。